

虞之留痕

海上古城的烟火气

□应红枫

定海古城,虽然经年熏染在悠扬的浪声里,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见证了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如今,岁月流转,但定海古城的风貌宛如从前,尤其是东大街和西大街,更是古城文化精髓的集中展现。东大街那错落有致的房屋,以木结构为主,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透露出一种古朴典雅的气息。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昭示着古城的繁荣景象。走在东大街上,脚下的青石板已经被无数脚步打磨得溜光圆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对人文历史的敬畏之情。

走进古城的文房四宝园,一股浓郁的传统文气息扑面而来。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书写工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园中,精美的笔架、墨池、纸笺和砚台错落有致地陈列着,每一件都透露出匠人的精湛技艺和对文化的深厚情感。我驻足观赏,仿佛能看到古时文人墨客挥毫泼墨、吟诗作对和朗朗诵读。这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沿着古城的街道漫步,各种小吃摊、茶馆、杂货铺应有尽有,耳边不时传来了阵阵吆喝声和欢笑声,鼻尖萦绕着各种美食的香气,使人忍不住停下脚步,品尝一些舟山海岛地道的小吃,海鲜面、炸虾球、烤鱿鱼等。这些美食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充满了海岛的特色和风情。

穿过人民中路,与西大街相衔接,便是中大街了。与东大街相比,中大街更具文化韵味。沿途除了排列着一些特色小吃店、传统手工艺品店外,还有渔民画专卖店、船模展览馆、书吧、书画装裱店等。在一家刺绣店前,我被一幅精美的刺绣作品深深吸引,那细腻的针法、绚丽的色彩,将海岛风情和大海的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

海边人家

港畔舢舨影悠悠

□翁盈昌

“阿哥哎,舢舨快摇来噢!阿拉老婆快要生了,肚子痛得不得了啦!”每当夜色浓稠,尤其天快亮的辰光,沈家门港的晨雾里,总飘着鲁家峙居民焦急的喊话。那声音裹着海风的咸湿,掠过艤艤水波,成了老港畔最揪心也最寻常的晨曲。

为了接住这份深夜里的期盼,摇小舢舨的船老大们从不敢睡死。只要喊声落进耳里,一骨碌爬起来就去解缆绳,橹桨一摆,小小舢舨便破开夜色,往对岸赶。船上载过捂着肚子呻吟的产妇,载过攥着药方急着求医的老人,载过提着菜篮赶早办喜酒的乡亲,也载过揣着鱼汛消息的渔民——每一趟摇晃的航程,都系着鲁家峙人的生计与安危。

鲁家峙人是真的离不开渡船。那时的小岛没有街市,柴米油盐要去对岸沈家门买,渔网绳索要去沈家门备,娃娃们背着书包要去沈家门上学,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更得靠渡船送进沈家门的医院。就连出岛上班、走亲戚,也离不开这方寸舢舨。反过来,沈家门的人也盼着这条航线,乌贼汛一到,几百个妇女挎着竹篮过港,在鲁家峙的晒场上剖乌贼、腌海蜇。天刚蒙蒙亮,又有青年扛着竹竿去晒鱼鲞,港面上的舢舨,来来往往载的都是烟火气。

没有自家小船的人家,进出这悬水小岛只能租船,“摆渡船”便这样应运而生。最初的摆渡船,是清一色的木质小舢舨,五六米长、两米来宽,载重量不过一二吨,没有风帆,没有桅杆,船底是扁平的浅型,能贴着港底的泥涂。船头的模样也随性,有方头的敦实,有圆头的灵巧,有尖头的轻快,还有船首呈倒“八”字形的,像把小剪刀,能悄悄剪开波浪。这条沈家门到鲁家峙的航线,便是当时两地人唯一的“公共交通线”,舢

舨摇过的波痕,织就了小岛与大岛的牵连。

在沈家门港摇橹,光有蛮力可不行,还得懂潮水的脾气。港里的潮水24小时不歇地变,顺风顺水时,橹桨轻轻一推,舢舨就像顺着绸带滑走;可要是遇上逆风斗水,胳膊摇得发酸,船也只在原地打转转。尤其初二、十六涨大潮时,连航线都得绕着走——先贴着港边往上摇一段,等潮水稍缓,再斜斜地切过去,这样才能省些力气。千把米的距离,顺流时几分钟就到,遇上涨潮,就得再多摇三五分钟,那橹桨摆过的弧度里,全是船老大的门道。

老李就是这摆渡人里的一个。19岁那年,他初中肄业,就撬起了“倒笃杉树”,一天天在风里来、雨里去。沈家门港的晨雾见过他的身影,暮色里的浪花听过他的吆喝,一渡又一渡,把客人稳稳送到对岸。

做这行,要想多挣点,既得勤快,还得灵活——天不亮就出工,月亮升得老高才收船,饭常是家属送到码头,蹲在船板上扒几口就算应付。风餐露宿是常事,忍饥挨饿也不稀奇,更怕的是遇上危险。有天夜里下着毛毛细雨,为了避让迎面冲来的大船,老李猛地一扳橹,小舢舨“咚”地撞在大船的锚缆上,跟着潮水就往一边倾斜。“扑通”一声,他被甩出了船外,偏偏又不会游泳,只能下意识死死拽住橹带。万幸船上的乘客手快,七手八脚把他拉进船舱,才算有惊无险,捡回一条命。

也不是没有热闹的时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地驻军在鲁家峙岛放映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消息一传开,想过港看电影的人挤破了头。“师傅,依摆快点!不然阿拉就要错过了——这电影难得看一回啊!”乘客们在船上急得直跺脚,老李和其他船老大们便铆足了劲摇橹,汗水顺着脸颊

上烟雾缭绕,过往行人几乎都会低头而走,以免被呛鼻。而此时我喜欢倚着家属院那扇圆形的拱门向外张望,透过烟雾凝视这条古色古香的老街:狭长的石板路,高高的封火墙,还有一扇扇暗红的木格门,似乎都在述说着这条古街悠长的历史。街道两边陈旧の木结构楼房,由于年久失修,呈现一片黑黝黝的颜色,灰暗而沉重。我居住的楼里,虽然铺着长条杉木地板,但是每迈出一歩,几乎都会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让我担心再多踩几脚都会使整个楼板都坍塌下去。

参加工作后,我离开定海很多年,记忆中的那条老街,总是影影绰绰,带给我无穷的怀想和回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沉淀,它似乎也显得有些迟暮了。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前些年政府将原先老旧的中大街和西大街进行了保护性修葺,同时根据史书记载的模样恢复了在鸦片战争期间被损毁的中大街牌坊,使定海古街既保持了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又融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

修葺后,定海古城的这条大街依然保持着木结构楼房的古朴风貌,每一幢房子的建筑结构,都没有改变原本的模様,各家各户,商铺茶肆,更加古色古香,整洁有序,成为了舟山群岛古城文化的一块新招牌。和一些著名古镇的街巷相似,这条全长八百米左右的古街,街道两旁保留有老字号糕饼店、书画装裱、古玩市场、城市书吧、咖啡茶室等,而琳琅满目的具有海岛特色的手工小饰品,更是吸引着一拨拨游客的目光。白天,络绎不绝的人们在这里游玩购物;晚上,众多的青年男女们更是聚集于此,或是情侣喁喁细语,或是三五好友闲坐茶室、酒吧畅聊,在繁忙的城市中,寻求一抹慢生活的韵味。也许逛一逛老街成为了现代人们的一种新时尚,那种古朴的优雅和舍弃不下的怀旧情结,使这条略带沧桑的石板路老街,沉浸在了无法言说的浪漫之中。

往下淌,后背的衣裳湿得能拧出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可看着乘客们眼里闪着光的模样,听着他们嘴里念叨着“梁山伯”“祝英台”,再累也觉得值,心里头暖暖的。

那时的摆渡人,连吃饭都拴在船上。没有电灯的年月,鲁家峙的道头上还得点“天灯”——其实就是盏泥螺灯(所谓泥螺灯就是防风的煤油灯)。天灯一亮,就意味着夜航开始,摆渡费也从白天的2分涨到4分。昏黄的灯光映在水面上,像一颗跳动的星,指引着晚归人的路。

后来,坐摆渡船的人越来越多,原先只能载8人的小舢舨渐渐不够用了。1959年,渡轮公司添了6艘木质摆渡船,每艘能载20多人,才算勉强应付。可到了乌贼丰收季,几百名妇女夜里过港剖乌贼鲞,清晨又有几百名青年去晒鱼鲞,小小的渡船还是挤得满满当当。1960年,公司索性新造了一艘大渡轮,能载120多人,船身是木质的,模样像木匠用的木斗,阔头阔脑的,稳当得很。

日子一天天过,港畔的变化也越来越大。公交车、私家车多了,跨海大桥也架了起来,海底隧道也通了,坐渡轮的人渐渐少了。曾经穿梭不息的舢舨,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2014年7月27日傍晚6时,一艘白色的“沈渡3号”缓缓靠上码头,这是沈家门到鲁家峙渡轮的末班航次。当缆绳系紧的那一刻,这条跑了几十年的航线,终于停了下来。

从此,沈家门港的晨雾里,再也听不到“阿哥哎,舢舨快摇来噢”的喊声。就像古诗里说的“旧迹已随流水去,空留渔火照寒江”,那些摇着橹桨的岁月,那些载着烟火的航程,都成了老港人心里最温暖的回忆,在潮起潮落间,静静沉淀成一段悠悠的时光。

心香一瓣

灯塔

□孙翰钦

不知几次走在靠海的马路,不知几次望向一旁无边无际的大海,不知几次总有一个眼神在近海上一眨一眨……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时的我爱在夜晚远眺近海处那个时明时暗的红点,用无知的心去感受它的神秘;记不清是什么人在我的耳边告诉我那叫做灯塔,是为了给夜间航行的船只引领方向的;记不清什么原因我对灯塔有种深深的依恋,看见它心中就会有股莫名的暖流。

小时候姥姥常爱搂着我的肩、手指着从灯塔上发出的一闪一闪的红光吓唬我说,那是老天爷的眼。每个晚上老天爷会用它察看世上有哪些不听话的孩子。如果他们知错不改老天爷就会来惩罚他们。如若还是顽抗到底,老天爷就会把他们从爸爸妈妈身边带走。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将信将疑,远视着那一跳一跳的红光,像极了童话书上妖魔鬼怪生气时圆睁的怒目。在黑漆漆的夜幕笼罩和海浪阵阵的咆哮声中,我胆怯过、我妥协过、我恐惧过。灯塔以它的巍然、以它的严肃、以它的正直让我不得不屈服。

长大了,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离开了故乡、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大海,刚开始却总是那么地想家、那么地念亲。就算白天的光明能驱走心中的孤独与畏惧,可夜晚总是会如期地降临。我总是企盼着周末的到来,总是求愿一天一天能在我旁无杂念、学业专攻下过得像湍急的流水,因为我知道自己从前是个不太好学又不太勤快的孩子——“悔”字当头的复杂味道只有自己品尝。

还好,学校也在一个海边的城市,从码头那也能望到灯塔。每到思念的洪水又开始泛滥成灾时,我总会在放晚学以后,迅速地跑出校门,沿着街道,一口气跑到渡口。看着眼前的一拨一拨从渡船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黑压压的人潮;望着不宽的江面对岸的排排房屋,只是我根本无法一跃而过,失落的心更加沮丧,轻微的泪水几度欲泛出眼眶,停滞、徘徊——尽管落潮流的海水深沉的颜色唱着同样深沉的歌安抚着我,但最后我还是得赶在晚自修的铃响之前赶回学校。

我爱过灯塔下漫漫无边的大海,超越了地平线的标横、超越了天际的纬度、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但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我只记得,大海以她波浪式的笑容颠覆过我的认知、改写过我的理想、曾让我为之倾倒。

多年之后,参加了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有意安排还是机缘真的那么巧合,我成为了一名守塔人,每天都能前不见后地瞧着灯塔。朝夕间灯塔的颀影无时无刻地在眼前和脑中闪现,就和曾经的大海一样。现在的我暇时总爱立于办公室的玻璃窗前,举着茶杯,直视着眼前的大海,呷几口茶,品味人生。

我爱大海中一枝独秀的灯塔,她有大海的妩媚,她有大海的可爱,她有大海的果断,她有大海的深邃,她有大海的历练……大海有的,几乎她都有;她有的,很多大海也有,非要是找出她比大海所不具备的,或许只有她没有大海的声音,她没有大海的歌调,她没有大海的音律。但有些东西她有的,大海却没有,或者说难以企及,比如她的坚强,她的独立,她的成熟,她的睿智,似乎我爱大海中的灯塔胜过大海本身。我要撕毁自己曾经立下的以大海为最爱的誓言,再也不会有下一个如遇。从此以后我的心灵港湾上就会一直只竖立着那盏灯塔——灯头转着圈,给大海套上圆形的有色大紧箍,水光激滟,再也逃不出去,永远。此刻我也就成了大海,除非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经过生死轮回,及至西天雷音寺里如来佛祖的座下修成正果——那时灯塔也就功德圆满了。

是灯塔在我漂浮于海时救了我,终于让我有了一寸可以抓手的地方。我紧抱着灯塔环视四周无边的海水,双手不禁抓得更紧,我知道我再也离不开她,至少我的心是这样。

灯塔,遥遥在目,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肯定是一个以后我在大海中永恒的主题,无可取代……

倡导低碳生活,
我们的健康生活!
爸爸说:以后出门就骑单车,
既减肥又环保!

绿色生活,你我同行

舟山市治塔办 宣